

为生活选一个最佳视角

□王纯

有的读者对我说,我笔下展现的生活几乎都是美的,带给人的也都是正能量,他觉得我的生活里完全没有乌云。我笑了,用村上春树的话回应他:人们总要在乌云周围寻索着浪漫的微光活下去。

我的文章大都是散文,不会像杂文那样富有批判性,也不会像小说那样暴露问题和反映生活全貌。我的写作是有筛选性的,我觉得自己像是山水画家,面对无限江山,我的义务是把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。这就需要选择一个最佳视角,每当我站在那个角度,生活便以最美的面貌呈现出来。

朱光潜在《谈美》中说:“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,要现出事物本身的美,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。”这句话说的也是关于视角的问题,保持适当的距离,才能发现真正

的美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多侧面的,横看成岭侧成峰,换个位置和角度可能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。如果距离不适当,观察视角有问题,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永远是乌云遮天,是千疮百孔,是一地鸡毛。

为生活选一个最佳视角,其实是一种生活智慧。生活中总有那么多鸡零狗碎的事来搅扰我们内心的宁静,而如果你能够选择最佳视角,就能看到更美丽的风景。记得有这样一句话:你站在四楼看风景,看到的可能是垃圾遍地;如果你站在25楼看风景,看到的将是蓝天白云。这句话说的要把视野打开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。我觉得为生活选一个最佳视角,不一定要站得多高。无论站在什么样的角度,找准角度才最重要。你在四楼看风景,低头看到了垃圾遍地,可以换一下角度,说不定侧目就能看到一树花

开,回首便可以看到绿植葱茏。并非一定要站在高处,如果位置过高,离现实太远,你看的风景可能会出现“雾里看花、水中望月”的虚幻感。我以为,应该像选择朱光潜先生说的“适当的距离”,距离恰好,角度绝佳。最佳视角要摒弃自真的自欺欺人,我们需要的是把生活看得清清楚楚,真真切切。而这清楚真切的生活,藏着最朴素最真实的美。

有人以为我笔下的生活充满了美,不过是通过文字来美化生活罢了。其实,我并非刻意美化生活,而是真正觉得生活就是美的。美在我的眼里,也在我的心里。有句话被我们说烂了:生活中不是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。只要善于找准角度,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发现的眼睛。记得我写过一篇《一小时的幸福时光》,里面记述了一对摆馄饨摊的夫妻,每天都过

着辛苦的生活。在一般人看来,他们的生活充斥着琐碎和艰辛。可是,他们依旧能发现幸福,每天中午陪伴女儿写作业的一个小时,就是他们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。有了这样一个小时的幸福时光,生活的底色就是明亮的。普通的一家人,找到了生活的最佳视角。我也通过最佳视角,来反映他们的生活。

为生活选一个最佳视角,你也会发现,平淡的生活原来隐藏着那么多美。当你觉得乌云压顶的时候,请看到乌云周围的浪漫微光;当你觉得遍地尘埃的时候,请看到尘埃之上开出的美丽花朵;当你觉得生活苦涩的时候,请细细品味苦涩之后的那缕微甜……生活艰辛,总有微光;人生不易,总有芬芳。愿你我都能够生活选一个最佳视角,描绘出美好的生活画卷。

如烟往事

所谓照螃蟹,简单地说,就是夜晚用手电筒在堤岸、湖畔寻找螃蟹。而照螃蟹,手电筒和布袋是必备品,手电筒不仅是照明工具,其光线还是震慑螃蟹的有力武器,而布袋则是装螃蟹用的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刚进小学读书,三年自然灾害带来了生存的困难,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,用饥肠辘辘来形容也不为过,小小时纪便饱尝了生活的艰辛,饥饿的痛苦。于是我和几个同学合计,想趁春天螃蟹过闸的机会,照些螃蟹来充饥、解馋。

我的故乡枞阳县菜子湖、白荡湖的螃蟹是远近闻名的,蟹的个头大,一般都在四两左右,大的有半斤以上;由于水质好,湖中饵料多,螃蟹肉细嫩鲜美,蟹黄饱满,确实是上等的美味佳肴。每当秋风时节,大量的螃蟹开始上市,四面八方的客商涌来枞阳购蟹,大量的螃蟹还出口到欧美和港澳。

照螃蟹分春秋两季。每年春汛时节,浩浩荡荡的桃花水,顺着长河,直奔长江。而此时,成群结队的鱼虾螃蟹却趁势逆流而上,到长河上游的菜子湖里繁衍生息。菜子湖碧波万顷,饵料充足,是鱼虾螃蟹们生长的宝地。每年春天,鱼虾蟹们不远千里,历经千辛万苦,朝菜子湖进发。

大自然创造了万物,创造了生命,这个世界才有了生机。而生命真是太神奇了,神奇得令人不可思议。春天的螃蟹,是可爱的蟹苗苗。据老渔民讲,这些幼蟹是初春时节,母蟹们在长江口的江海交汇处产卵繁殖的。母蟹产卵后,用不了多久,幼蟹便破卵而出,别看它们只有米粒般大小,幼蟹的生命力十分顽强,生长迅速。出生后不久,幼蟹便受到了磁针的吸引,顺着长江两岸,昼夜不停地向上游挺进,不管水流湍急,不管风高浪急险滩,它们逆流而上。一路走一路成长,当远涉千余里,来到枞阳大闸口时,幼蟹们已有铜钱般大小了。

到达枞阳河口的大闸后,幼蟹们便匍匐在江水里,静等夜色的来临。如果天阴下雨,它们还会继续等待,等待星月满天之夜,在浓重的夜色掩护下,螃蟹们便趁机从长江里爬出,翻过枞阳大闸,然后沿着长河继续北上,直到抵达目的地菜子湖为止。

我的家在枞阳镇上码头,临河而居,从小在水边长大,熟悉螃蟹的习性。我们这些鬼精灵,吃过晚饭后,便带上了手电筒和布袋,结伴赶往大闸,在大坝上静静地守候待命。

太阳终于落山了,当最后一片晚霞也被清风的手指拂走的时候,夜幕便悄然降临了。春天的夜晚,万籁俱寂,古城枞阳,灯火阑珊,月儿朗照着枞川大地,我们屏心静气,瞪大眼睛,瞅着螃蟹必须经过的路径。

“有情况!”同伴轻声说道。一只、二只、三只,仿佛是哨兵,一小队幼蟹悄悄地从江水中爬出,吐着水泡,它们左看看,右瞅瞅,见没有什么异常,便又快速地缩回了水里。不一会,又来了几只,爬了一段路后,又缩了回去。这显然是侦察兵,是来观察动静,“别着急,大部队还没出现呢。必须按兵不动,避免打草惊蛇。”我对同伴悄悄说。

俄顷,成群结队的幼蟹从长江里冲出了水面,沿着大堤朝着长河方向浩浩荡荡地涌去。由于螃蟹太多,连吐泡声都能听见。但我们并不着急,还在耐心地等候,不到一定的火候,绝不出手。

螃蟹越来越多,不一会,大闸的闸坝上便布满了成千上万只螃蟹,黑压压的望不见尽头。多么庞大的阵营!它们一只接一只,行色匆匆,井然有序,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,朝着长河扑去。我们欣喜异常,又等了一段时间,估摸着差不多了,便猛地打开手电筒,妈呀!大闸上到处都爬满了螃蟹,望不见头,看不见尾,有的已经翻过了大闸,成功地进入了长河,更多的还是在行进之中。

在手电筒的强光干扰下,幼蟹们开始还是慌了手脚,它们不知所措,纷纷停住了脚步,束手就擒。我们几个上前选大的拣,前面的拣完了,后面又有一批爬上来,前赴后继,不屈不挠。它们哪里知道,这里是它们的鬼门关。这些幼小的生灵,经过长途跋涉,在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,便被我们一双双小手扼杀了。由于螃蟹太多了,不一会,布袋就装满了。

我们虽然拣了不少,但大多数幼蟹还是冲破了生死线,顽强地进入了

长河,顺着长河进入了菜子湖。当然,这一切都发生在黎明前,待到天明,大闸上见不到一只螃蟹踪影,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过似的。第二天夜晚,没有过闸的幼蟹还会重复昨晚的情景,直到全部幼蟹过闸为止。

往事不堪回首。现在回想起春季在大闸上照螃蟹,那其实是对幼蟹生灵残忍的杀戮。可那时生活艰苦,长期没有肉吃,我们这些孩子为了活命,为了打牙祭,结伴照点幼蟹,一部分煮着吃,多余的部分则

在市场出售,挣几个小钱。有的同学家里条件稍好,便将幼蟹裹着面粉用油炸着吃,油炸的幼蟹香脆可口,我们连蟹壳都吃了。其实,幼蟹味涩,根本没有肉;即使这样,在那个缺少卡路里的年代里,不免是解馋的一道佳肴。

后来,生活水平逐步提高,再也没人在春季照螃蟹了。而在秋季照螃蟹,则是名副其实的收获了。

经过春夏秋三季的孕育,菜子湖里的螃蟹长大了,长肥了。而枞阳大闸一般要到阳历十月中下旬开启,向长江里下泻湖水。成熟了的螃蟹会沿着来路返回长江至出海口产卵,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。

俗话说:“西风响,蟹脚痒。”立秋已过,此时的螃蟹在湖里有些急不可耐,往往在夜里爬上岸汲取露水,它们养精蓄锐,准备着湖水下泄时随水入海,这便就有了秋季照螃蟹的机会。

秋季照螃蟹的地点在菜子湖边缘野草丛生的湿地里,或者是残荷初现的湖边,离我们足足有七八里路。草草地吃过晚饭,我和表哥便赶路了;一个多小时后,便抵达了目的地——一条窄窄的围埂上。湿地很开阔,浅浅的池塘一个连着一个,湖塘里蒿草丛生,残荷东倒西歪,湖水清澈见底。菜子湖明显地瘦了,再也没了涨水期的丰腴。

时间还早,我们耐心地待在湖边,互相间不说话,静静地等待着机会的到来。约摸晚九时许,西天的晚霞早已沉到了地平线之下,天幕上,繁星点点,月亮尚未跃出湖面,大地黑沉沉的一片,秋虫们在身边不紧不慢地鸣叫着,鱼儿的唼喋声此起彼伏,显得更加寂寥,但却照螃蟹的绝佳机会。

“可以行动了。”表哥的一声悄语,我们不约而同地打开手电筒,分头行动,沿着塘埂寻找爬上岸的螃蟹。我们把手电筒的光调成聚光,光线很强,射得很远。我们沿着湖边,慢慢地向前移动。可是,照了半天,连个螃蟹的影儿也没有。我无奈地回到表哥身边,表哥见我有些泄气,便开导我说,时间还早,要有耐心。我点点头,继续朝前面照去,不一会便听见螃蟹吐泡的声音。“前面有情况。”表哥轻声地告诉我。

我们俩蹑手蹑脚地前进。果然,不远处便有一只大家伙,见有强光,它就趴在地上,一动不动,只是一个劲地吐着气泡。也许它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,殊不知乖乖地成了我的第一个“俘虏”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,在一个塘埂下,见有两只螃蟹,一前一后,前面的见有灯光,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,后面的则迅速地朝水里退去。我忙上前将前面的那只趴着的收入囊中,再用手电筒朝水里搜索。塘边是个浅滩,杂草横七竖八,只见那只缩到水里的螃蟹并未走远,它狡猾地潜伏在一片水草下,一动不动。我忙脱鞋下水,伸手从水中将其揪出。好家伙!是只大雄蟹,沉甸甸的,足有半斤重,它张牙舞爪,挥舞着两只长满绒毛的大螯,向我们展示它的威风。

然而,一切都是徒劳的。我避开它的两只大螯,抓起它的大壳,将其塞进布袋里,成了我的第三只“战利品”。

那晚,我和表哥共收获二十来只螃蟹,将布袋都装满了。除了打牙祭外,还卖了十来块钱,补贴家用。

后来,我外出工作,再也没有机会照螃蟹了。

照螃蟹

□周宗雄



精明的亲家

□霍寿喜

我最羡慕小区门卫李师傅。三年前,他和亲家帮两个孩子在北

京买房,首付200万元都是亲家(女方)出的,而李师傅两口子总共就掏给儿

子20万元。这个10%的比例,让所有人都认为李师傅“攀上好人家”,“占了大便宜”。

不过,最近和李师傅聊到当年买房时,这位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男人突然说道:“霍老师,你不知道,其实我这个亲家,精明得很哩!”我自然有些惊诧,李师傅便道出原委。

李师傅的儿子和亲家的女儿是高中同学,差不多刚上高二时,两个孩子就谈上了。当时,亲家两口子坚决反对女儿找李师傅的儿子,因为李师傅和妻子都是从江北农村过来的,一直在小城做小生意或在

小公司打工,家庭生活拮据。而女孩的父母则都是小城公务员。好在李师傅的儿子长得帅加上成绩好,两个孩子虽然没进入热恋,但总算一直保持着恋爱关系。

高考成绩终于让女孩父母同意了这门亲事,十多年前的高考,李师傅儿子以全省理科400多名考上中国科技大学,而女孩则只考上安徽大学。两个孩子都通过读研到了北京。不同的是,男孩是保送到中科院读计算机硕士,女孩则是考上北京一所211大学研究生。硕士毕业后,男孩跳了两次槽后,最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,现在年薪已经有50多万;而女孩则考进北京一家事业单位,月薪不到一万,但有北京户口。2019年初,两个孩子领了结婚证,同年春节,在小城举办了婚礼。

2019年秋天,李师傅和亲家共赴北京给孩子买房看房。在高铁车上,亲家公大度地对李师傅说:“我们带了200万,作为孩子买北京小窝的首付,你们只需要付其它费用就行了。”李师傅和妻子当时都很感动,认为他们一家高攀了。事实上,因为儿子结婚花费较大,李师傅当时怀揣的20万元,有10万元都是问亲戚借的。

因为两个孩子在北

京上班都比较忙,几乎没有参与看房过程。在中介的带领下,李师傅和亲家在北京看了3天房子,整整看了40多套二手房,最后终于在知春路上相中一套65平方的小两居(大人孩子都很满意),成交价600万元。不过,因为此房是公房,可以贷款400万。首付200万,确实是亲家付的。

“但房子的税费、中介费以及后来的装修费用,我们共花费50多万,幸亏儿子还存了不少钱,否则,仅靠我们这20万哪够啊!”李师傅还说,今年春节,总算把10万元外债还清了。我对李师傅竖起大拇指,觉得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。

“因为房子是亲家付的首付,亲家两口子都已经去北京玩了两趟了,就住在女儿家,我们却不好意思去北京儿子家玩,除非等有了孙子后,我们才有机会去北京带孙子。”李师傅说这话时,似乎带着委屈。我问道:“难道这就是亲家两口子的精明所在?”

李师傅说话就带着一点哭音了:“我们为房子也花了50多万,更重要的是,贷款400万元,现在全部是我儿子在还,我那儿媳拿钱不多,花费却不小。而亲家对别人说,都是两个孩子在还贷款。”李师傅还透露,亲家至少还有100万元存款,但他们再也不给女儿了,说是留着自己养老。“可怜我们真是没有养老的钱了。”李师傅哭音更重了。

我劝慰道:“你们培养了优秀的儿子,你儿子会养你们的。”李师傅声音就大了:“拉倒吧,儿子是个妻管严,自从搬进北京小窝后,除了每月按时还房贷,剩下的钱都给媳妇了。”



小“荷”唱

张永生 摄

重游东边沟

□林积才

如果说,第一次相见,算是邂逅的话;那么第二次相遇,则可以是有缘。东边沟,对于我来说,是一个愿意再次重游的地方。

2022年7月24日,我第二次来到枞阳县周潭镇东边沟,第一次是在2018年10月27日。而这次的向导还是好客的老朋友左文。时隔四年,时光在左文身上没有刻下什么印记,还如从前一样英俊潇洒。适逢大暑,左文给我们每人一瓶矿泉水解渴,他的好朋友章校长还从自家地里摘了香瓜和西瓜,特意让人骑电瓶车送到我们的自驾车旁。细致入微的安排让我们深受感动,如一股清凉之风扑面而来。

东边沟位于枞阳县周潭镇七井村境内。有人说沟在大山的东边而得名,也有人说是山路的东边而得名。车过望华庵就进入了东边沟地界,沿着山路往上,我们这次还是在采石场旁边停车了。左文边走边说:十多年前我来东边沟,那时的景色确实很好,可惜没有保护好,现在很多被破坏了,真遗憾!当年打算开发东边沟,曾骑着摩托车上来拍了许多照片,真是风景如画。后来不知怎么这里就变成了采石场。此后,炮声隆隆,粉

尘滚滚,污水横流,青山变秃岭。党的十八大后,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呵护下,采石场关停了。快十年过去了,采石场带来的生态严重破坏还在修复之中。真是大自然的规律不可违啊!

东边沟裸露的滚石很有特色,有的像鳌头,有的像兔子,有的像青蛙,有的像乌龟。不时地让我们惊讶和惊叹,也让我们上蹿下跳频频选取角度拍照留念。铜陵市徒步协会的徒友们不同于四年前的一群文友,他们基本上都是走在沟里的山路上,偶遇一汪积水,就迫不及待走下去,先湿足再湿身,然后互相“传染”,互打水仗,一番厮杀,好不热闹。遇到高大难爬的石头,总有身手矫健的猛士高喊一声:“让我来,把徒步协会的旗子飘扬在上面!”

然后望华庵就进入了东边沟地界,沿着山路往上,我们这次还是在采石场旁边停车了。左文边走边说:十多年前我来东边沟,那时的景色确实很好,可惜没有保护好,现在很多被破坏了,真遗憾!当年打算开发东边沟,曾骑着摩托车上来拍了许多照片,真是风景如画。后来不知怎么这里就变成了采石场。此后,炮声隆隆,粉尘滚滚,污水横流,青山变秃岭。党的十八大后,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呵护下,采石场关停了。快十年过去了,采石场带来的生态严重破坏还在修复之中。真是大自然的规律不可违啊!

东边沟裸露的滚石很有特色,有的像鳌头,有的像兔子,有的像青蛙,有的像乌龟。不时地让我们惊讶和惊叹,也让我们上蹿下跳频频选取角度拍照留念。铜陵市徒步协会的徒友们不同于四年前的一群文友,他们基本上都是走在沟里的山路上,偶遇一汪积水,就迫不及待走下去,先湿足再湿身,然后互相“传染”,互打水仗,一番厮杀,好不热闹。遇到高大难爬的石头,总有身手矫健的猛士高喊一声:“让我来,把徒步协会的旗子飘扬在上面!”

然后望华庵就进入了东边沟地界,沿着山路往上,我们这次还是在采石场旁边停车了。左文边走边说:十多年前我来东边沟,那时的景色确实很好,可惜没有保护好,现在很多被破坏了,真遗憾!当年打算开发东边沟,曾骑着摩托车上来拍了许多照片,真是风景如画。后来不知怎么这里就变成了采石场。此后,炮声隆隆,粉尘滚滚,污水横流,青山变秃岭。党的十八大后,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呵护下,采石场关停了。快十年过去了,采石场带来的生态严重破坏还在修复之中。真是大自然的规律不可违啊!

东边沟裸露的滚石很有特色,有的像鳌头,有的像兔子,有的像青蛙,有的像乌龟。不时地让我们惊讶和惊叹,也让我们上蹿下跳频频选取角度拍照留念。铜陵市徒步协会的徒友们不同于四年前的一群文友,他们基本上都是走在沟里的山路上,偶遇一汪积水,就迫不及待走下去,先湿足再湿身,然后互相“传染”,互打水仗,一番厮杀,好不热闹。遇到高大难爬的石头,总有身手矫健的猛士高喊一声:“让我来,把徒步协会的旗子飘扬在上面!”

然后望华庵就进入了东边沟地界,沿着山路往上,我们这次还是在采石场旁边停车了。左文边走边说:十多年前我来东边沟,那时的景色确实很好,可惜没有保护好,现在很多被破坏了,真遗憾!当年打算开发东边沟,曾骑着摩托车上来拍了许多照片,真是风景如画。后来不知怎么这里就变成了采石场。此后,炮声隆隆,粉尘滚滚,污水横流,青山变秃岭。党的十八大后,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呵护下,采石场关停了。快十年过去了,采石场带来的生态严重破坏还在修复之中。真是大自然的规律不可违啊!

东边沟裸露的滚石很有特色,有的像鳌头,有的像兔子,有的像青蛙,有的像乌龟。不时地让我们惊讶和惊叹,也让我们上蹿下跳频频选取角度拍照留念。铜陵市徒步协会的徒友们不同于四年前的一群文友,他们基本上都是走在沟里的山路上,偶遇一汪积水,就迫不及待走下去,先湿足再湿身,然后互相“传染”,互打水仗,一番厮杀,好不热闹。遇到高大难爬的石头,总有身手矫健的猛士高喊一声:“让我来,把徒步协会的旗子飘扬在上面!”

然后望华庵就进入了东边沟地界,沿着山路往上,我们这次还是在采石场旁边停车了。左文边走边说:十多年前我来东边沟,那时的景色确实很好,可惜没有保护好,现在很多被破坏了,真遗憾!当年打算开发东边沟,曾骑着摩托车上来拍了许多照片,真是风景如画。后来不知怎么这里就变成了采石场。此后,炮声隆隆,粉尘滚滚,污水横流,青山变秃岭。党的十八大后,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呵护下,采石场关停了。快十年过去了,采石场带来的生态严重破坏还在修复之中。真是大自然的规律不可违啊!

东边沟裸露的滚石很有特色,有的像鳌头,有的像兔子,有的像青蛙,有的像乌龟。不时地让我们惊讶和惊叹,也让我们上蹿下跳频频选取角度拍照留念。铜陵市徒步协会的徒友们不同于四年前的一群文友,他们基本上都是走在沟里的山路上,偶遇一汪积水,就迫不及待走下去,先湿足再湿身,然后互相“传染”,互打水仗,一番厮杀,好不热闹。遇到高大难爬的石头,总有身手矫健的猛士高喊一声:“让我来,把徒步协会的旗子飘扬在上面!”

然后望华庵就进入了东边沟地界,沿着山路往上,我们这次还是在采石场旁边停车了。左文边走边说:十多年前我来东边沟,那时的景色确实很好,可惜没有保护好,现在很多被破坏了,真遗憾!当年打算开发东边沟,曾骑着摩托车上来拍了许多照片,真是风景如画。后来不知怎么这里就变成了采石场。此后,炮声隆隆,粉尘滚滚,污水横流,青山变秃岭。党的十八大后,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呵护下,采石场关停了。快十年过去了,采石场带来的生态严重破坏还在修复之中。真是大自然的规律不可违啊!

一群文友还在津津乐道,感叹连连。这似乎成了文人的标配,也似乎是骚客的通病。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侃侃而谈,文气冲天。

两次游览东边沟,都曾经过望华庵,都从其身边侧肩而过。著名铜陵籍作家黄复彩说望华庵门口的对联复制了南京某寺庙的,很可惜把“馨”字写成了“馨”。我很遗憾还是没有时间下车看个究竟,望华庵里供奉着什么佛不得而知。我想起了一句话:佛是一座山,山是一尊佛。下了山,由于太热,大家迫不及待地吃起了上山时章校长送来的香瓜和西瓜,清脆香甜,既解渴又消暑,一边抹嘴一边竖起大拇指。自然生长的东西比人为的就是好吃。

庄子说: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东边沟里深藏着这些道理。你看,青山不属千秋画,绿水无弦万古长。美好的东西从不言说,但人见人爱。采石场带来的生态破坏,多年后的今天还处在恢复之中。你再看,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。东边沟的芙蓉花在山涧且开且落,了无声息,似乎与世界无争,却在演绎着在自然力量下的规律性变化。你再看,东边沟的瓜为好吃的瓜与大自然相融相生,相伴相生,由于内在的和谐与寂静,自然成长,顺应了自然规律。

一花一世界,一水一天堂。东边沟里深藏着的这些道理,从不说,等待着你去发现,也等待着你去领悟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东边沟,放纵心情,开启心智!

一剪梅·四君子

□刘球生

梅蕊迎春墨客狂。雪里红妆,词里华章。兰开二月满堂香,花朵芬芳,剑叶锋芒。竹绿三山明月光。高节虚心,四季昂扬。菊姿百媚绽寒霜,画意诗情,蛇紫娇黄。



廉 一身正气上班来两袖清风回家去 胡中亮 作



一剪梅·四君子 何慧玲 作

